

斬露頭角



參加「四清」運動是王光美在解放後第一次直接參與政治運動。這場運動讓她積累了政治鬥爭經驗，也給她帶來了一段時期的風光，但也為她日後的厄運埋下了伏筆。她是主動介入，還是身不由己，被迫捲入這場複雜的運動？她是否真如某些人所猜測的，想謀求個人政治資本，還是出於對革命事業的一片熱心？



劉少奇派她下基層

劉少奇出訪東南亞四國回來後不久，「四清」運動開始啟動。

「四清」運動是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在農村中是「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後期演變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簡稱「四清」）。整個運動以毛澤東提出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作為指導方針。

在此之前，中共在黨內或全國也開展過幾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作為黨的領導人的夫人和秘書，王光美只是一個旁觀者和記錄者，沒有直接參與，更沒有直接領導。由於她的特殊身份，劉少奇也一直不讓王光美「干政」。他曾說：「在工作上，老婆的話應少聽，黨內早有教訓。」這話很傷王光美的自尊心，她反駁道：「我也是一個黨員嘛。」

一九六三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劉少奇忽然對王光美說：「建議你到基層工作一段時間。」王光美有點吃驚：一貫反對夫人「參政」的丈夫為什麼忽然叫自己離開他去一線參加政治運動？和往常一樣，劉少奇沒有多作解釋。王光美只能揣摩：「他可能是為了帶頭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同時考慮我這麼多年一直跟著他，沒有獨當一面地工作過，將來他不在了怎麼辦，所以想讓我下去鍛煉鍛煉。」

其實，王光美自己倒沒有想這麼多，她一直是心甘情願地做劉少奇的助手。丈夫事業輝煌，做妻子當然感到自豪。據她本人晚年回憶，當時她的內心十分矛盾：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積極回應黨的號召，自己也應該補上基層鍛煉這一課。可是劉少奇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太好，生活起居需要她照顧；他們的孩子都還小，平平、源源、婷婷才十來歲，小女兒小小只有三四歲，正是需要管教的年齡。她走了，他們怎麼辦？她下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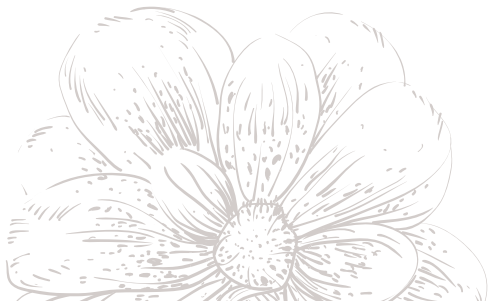
鍛煉，劉少奇身邊工作人員一致反對，周恩來知道後也不贊成，這事就一直拖了下來。

一九六三年十月，劉少奇又加緊催促，提出孩子由他來管，家務事交給工作人員，有問題再找他，還說：「你們不是怕我晚上摔倒，我睡地鋪，不就解決了嗎？」見劉少奇態度如此堅決，王光美再也不敢猶豫了，趕快聯繫蹲點的地區。有一天，她在中南海春耦齋舞會上見到毛澤東，向他彙報了自己準備下鄉搞「四清」的事。毛澤東說了一句：「好哇！」有了毛澤東這句話，她更加有了信心和底氣。

十一月下旬，王光美向工作人員交待完工作和家務，背起鋪蓋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踏上下鄉之路。走之前，她請示劉少奇：「我下去怎麼開展工作？」他簡單地說：「不要先帶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要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要理解黨中央的基本政策。」

離家那天，劉少奇從辦公室出來，為妻子送行。他提起王光美的行李，掂了掂分量，笑著說：「還不重。輕裝上陣，這樣好！」走出家門，王光美回過頭，看到劉少奇還站在辦公室門口遠遠地目送她。她心裡忽然湧上一股酸酸的滋味。這一去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和劉少奇結婚以來，她還是第一次這麼長時間離開家。「我不在了，誰能照顧好他呀？沒人提醒他及時穿衣戴帽，他很容易受涼感冒！晚間起來摔倒了怎麼辦？孩子們的教育會不會耽誤？一大堆家務事誰來管？」

王光美一步三回頭地走了。





桃園蹲點

在秦皇島集中學習一個星期後，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身份，被分配到河北省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這個大隊離北戴河海濱不遠，共有四個生產隊，二百多戶人家，一千多人口。派到桃園的工作組共二十人，其中有八人是縣屬幹部，另外十二人是省級各機關的幹部，王光美擔任副組長。

除了省委主要領導，工作隊的人員都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

王光美在桃園大隊前後待了五個月。

王光美在桃園大隊前期階段的經歷，黃錚執筆的《王光美訪談錄》只有很簡短的回顧：「大體分了這樣幾個步驟：先搞紮根串連，宣傳兩個《十條》檔，初步組織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然後搞四清，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幹部洗澡放包袱；再搞對敵鬥爭；最後搞組織建設，掀起生產高潮。」「在桃園大隊，經過發動群眾，確實揭露出許多問題：幹部多吃多占、打罵群眾、賭博成風，貪污盜竊的事也揭發出不少。按照當時的政策，工作隊組織有問題的幹部向群眾檢討、退賠，叫做洗澡、下樓。春節前夕，這項工作告一段落，工作隊放假回家過年。我也回北京了。」

後期，也就是一九六四年春節過後王光美再次回到桃園大隊這段時間，她的回顧也不多：「整個運動的指導方針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各四清試點單位揭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當時的感覺，階級鬥爭形勢十分嚴峻。在這種情況下，桃園大隊揭出的事情也越來越多。我和工作組的同志把問題看得相當嚴重，認為這個大隊的領導班子不像共產黨，爛掉了。我們改組了大隊黨支部，處分了一些幹部，後來證明有些事情是不實的，這就錯傷了一些基層幹部，但我們在那裡沒有開過批鬥會也沒批鬥

過誰，更沒有抓捕過一個人。對撤職的原支部書記，也是以人民內部矛盾對待。桃園大隊新的黨支部建立起來以後，工作組就撤了，只留了少數幾個人為鞏固小組，處理一些遺留問題。一九六四年四月底，我結束在桃園大隊的工作，回到北京。」

兩段回憶加起來不到六百字。王光美晚年為什麼沒有詳細回顧這段經歷，也許是當年她撰寫的數萬言《桃園經驗》已作過詳細總結，無需贅述，也許是限於書稿的篇幅、主題等等原因，無法容納。當然，也不排除王光美晚年不願受當年那段複雜歷史的紛擾，有意無意淡化。但對她本人在「四清」運動中的過失甚至錯誤，王光美在《訪談錄》裡和晚年接受媒體採訪時並沒有回避，而且作過反思。

可以肯定的是，王光美在鄉下也吃了不少苦。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桃園大隊蹲點期間，王光美一直住在老貧農劉玉森家的小偏房，住了五個月。房間很小，放不下桌子、椅子，辦公時只好在炕上放個飯桌子。她每天工作到深夜十一二點鐘，白天一有空，就到地裡參加勞動，或者幫助貧下中農餵豬、擠羊奶、擔水、掃院子，還經常做雜務勞動。在生活上，更是艱苦樸素，和其他同志一起吃派飯，堅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待人和藹可親，平易近人。

關景東，也是就「四清」前犯過「多拿多占」錯誤，「四清」中被「洗澡」（交待問題）、「下樓」（放下包袱），後來被選為桃園大隊大隊長的那個典型人物，對王光美印象最深刻。二〇〇六年初，他在接受《百年潮》記者採訪時回憶說：「王光美身穿舊勞動布的工作服，頭上圍著毛巾，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吃的是粗米飯、玉米麵粥；喝的是白菜湯；住的是貧下中農的一間小偏房，又小、又窄、又矮，冬天冷、夏天熱；幹的是和社員同樣的活，總是和社員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不怕髒、不

怕累。

記得有一次剛剛過完春節，天氣格外寒冷，寒風凜冽，西北風刮得呼呼作響，正趕上這天往地裡送糞，王光美和社員一樣，扛著鋤下地，在地裡用鐵鋤潑糞，和社員有說有笑，一直幹到收工才回來。」

在「四清」運動中，關景東「多拿多占」，被算出七百元，他把家裡值錢的東西全賣了才算退清。直到四十多年後回顧這件事，關景東的妻子仍然激動不已。他們一家對王光美感情深厚，長期保持來往。二〇〇六年十月，王光美去世，他萬分悲痛，帶著女兒到北京悼念、送別王光美。





緊跟中央

王光美在農村搞社教，並不敢擅作主張，她每一步都是緊跟中央領導的部署。因為身份的優勢，她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快捷地瞭解首長們的意圖。但這種「緊跟」最後還是出了問題。

一九六四年一月，王光美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一是詢問他和孩子的情況，二是彙報工作進展，請求指示。劉少奇很快回信：「我和家中大小很好，望你不要掛念。當然你能在月內回家一次，那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工作很緊，抽不出身，推至下月回來，我也能完全理解，一個人既已上了前線，上了戰場，那就只能顧一頭。我過去和現在，就常常是這樣的，望你珍重。」王光美回信說：「本想按你說的回家看看，但工作已進入緊張階段，難以抽身。」劉少奇再次回信，對她的工作給予政策性指導。

春節前夕，桃園大隊的「四清」工作告一段落，王光美匆忙趕回北京。到家後，看到劉少奇和家人一切都好，她終於放下心來。在家裡，劉少奇聽取了王光美的詳細彙報後，面授機宜：「犯嚴重四不清的幹部，根子在哪裡？我們說根子是在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下，如一般所說的錯在幹部，根子在地富，這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眾還提出有上面的根子，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級機關的蜕化變質分子和一般幹部的不良作風的影響。下面的幹部給上面的幹部送禮物，請吃喝，甚至發展到相互勾結……」王光美將劉少奇的話認真地作了記錄。

在中南海春藕齋舞會上，王光美又向毛澤東作了彙報。當聽說一些幹部多吃多占現象嚴重時，毛澤東說：「他們為什麼敢這樣？根子在上面！」春節後再次回到桃園大隊的時候，王光美緊跟中央領導精神，加大了階級鬥爭力度。

一九六四年四月，桃園大隊的「四清」工作結束後，「四清」運動已由試點轉向全國鋪開，並成為全黨、全國的一項中心政治工作。隨後，中央成立了全國「四清」、「五反」指揮部。劉少奇親自掛帥。

此後，從這年十一月開始，王光美化名「魯潔」（取婆婆魯氏的姓和母親董潔如的名）和「林立」，先後到河北新城縣高鎮大隊、河北定興縣縣直機關和定興縣周家莊蹲點，三次下鄉參加「四清」運動。這期間，她仍然不失時機地向中央領導請示彙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王光美回京開會。當天，中南海春藕齋正好有舞會。王光美去了。她想見毛澤東，有問題向他請示。果然，那天毛澤東來了。王光美馬上邀請他跳了一曲舞，一邊跳舞，一邊問：「主席，我們發現群眾不敢向工作隊反映幹部的四不清問題，怎麼辦呀？還有，有領導說要工作隊沉下去再沉下去。我們已經到基層了，還往哪兒沉呀？」毛澤東說：「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議你們開萬人大會，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就是要造輿論嘛！我看過幾個農村和工廠的材料。現在熱心搞資本主義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熱心搞資本主義的領導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回到家裡，王光美立即向劉少奇辦公室幾個秘書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回到鄉下，她再也不敢像過去那樣搞秘密串連，和工作隊其他人一起連續組織召開了幾個萬人大會，發動群眾，大造輿論。運動的火藥味漸漸升級……王光美晚年回憶說：「自從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我一直努力緊跟。我自己感到比少奇跟得還緊。」

儘管運動升溫，但王光美仍然和在桃園大隊一樣，保持了與農

民「三同」的做法。有一天，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在河北定興縣偶然遇見王光美：「她包著頭巾正同三名男同志肩上揹著粗麻繩吃力地拉著一輛雙輪大馬車，車上裝著滿滿的煤面，儘管天氣寒冷，但她還是累得滿頭大汗……」因為不敢暴露王光美的真實身份，他們打了一聲招呼就分開了。

據一位和王光美同期下鄉參加「四清」的女士回憶，王光美還為蹲點村裡一位婦女當過紅娘。那位婦女的丈夫死去多年，一個人拉扯著兩個孩子，日子過得很艱難。她的小叔子也是獨身，經常在生活上照顧她，但懼於封建舊習，他們一直沒敢結婚。王光美瞭解到這一情況後，為他們牽線搭橋，使他們組成了一個美滿家庭。

王光美在蹲點的農村受到當地幹部群眾的誇讚，但在政治上，她再也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桃園經驗」由熱到冷

回顧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的經歷，不能不提「桃園經驗」。這個「桃園經驗」讓她第一次嘗到了政治生活大起大落的滋味。

一九六四年四月底，王光美從桃園大隊回來，本想好好休整一段時間，但她的任務並沒有完。她最先應邀在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召集的幹部會上，介紹了桃園大隊「四清」的做法和體會，隨後又在全國婦聯召集的會上講了一次。六月，她陪同劉少奇南巡，又先後在天津、濟南、鄭州等地的黨政幹部會議上作「桃園經驗」的報告。許多聽過她的講話的人說：「沒想到王光美也能下去真正蹲點，還能講出一套套的經驗。」

劉少奇派王光美到桃園大隊參加「四清」運動，原本主要是讓她鍛煉一下基層工作能力，現在「四清」運動剛剛全面鋪開，王光美的試點經驗正如同一場及時雨。許多省級幹部，後來還有中央領導要求將王光美的講話稿印發給「四清」幹部學習。劉少奇表示同意，王光美的「桃園經驗」經修改整理，很快形成了文字材料，再後來又形成了報告。

王光美將講話錄音整理並修改成文字稿，花了她不少的心血，那個錄音報告聽一遍就要五六個小時，整理成文也是洋洋六萬多字。「桃園經驗」按運動發展的時間順序講述：（一）紮根串連；（二）清經濟，包括查帳、揭發，要幹部放包袱交代問題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記成份、揭露地主富農等；（四）組織建設，即村幹部撤職、改選等；（五）成效和總結。

八月十九日，劉少奇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

劉少奇的批語：

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記錄，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文字雖長，但是好讀，各地黨委，特別是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急需瞭解這種材料和經驗。現特發給你們，望你們印發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所有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的隊員閱讀。

這僅僅是一個大隊的經驗。在許多問題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許多問題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雙十條」的基本精神是徹底的革命精神；必須放手發動貧下中農和其他農民群眾才能解決幹部的「四不清」和對敵鬥爭中的各種問題，把社會主義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產高潮；在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以後，要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適時地提出實事求是地對待問題，強調貫徹中央各項具體政策的規定；縣、區、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許多幹部以至工作隊的許多成員對於放手發動群眾有無窮的憂慮，不把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作為基礎和前提條件，而片面地強調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不把貧下中農作為我們黨在農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嚴重的幹部和他們上面的保護人要用各種辦法抵抗「四清」運動；等等。都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即是在許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樣的問題，因此，桃園大隊的經驗是有普遍意義的。但是，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情況，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觀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所以桃園大隊的經驗只能作為參考，不要把它變成框框，到處套用。到底各個地方、各個大隊有些什麼情況，有些什麼問題，這些問題又如何解決，都要領導運動的同志在放手發動群眾的過程中，進行艱苦的調查研究工作，並且認真地同貧下中農商量和討論，才能真正瞭解，並且找出比較最好的解決辦法。這是不能偷懶的，沒有什麼捷徑可走或其他取巧的辦法的。桃園大隊的經驗，只是給我們指

出了進行工作的一些經驗和處理某些問題的方法，並不能使我們順利地去解決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問題。這是各地同志閱讀這個檔時必須注意的。

（黃擘：《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毛主席看了王光美的報告後，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根據這一批示，王光美的報告又拿到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討論。結果，大家同意發出。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檔向全黨轉發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簡稱「桃園經驗」）。此後一段時期，「桃園經驗」風靡全國，對全國的「四清」運動產生了較大影響。王光美也因此名聲大噪。十二月二十一日，她應邀到人民大會堂，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關於「四清」情況的發言，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又應毛澤東的直接邀請，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這是她第一次出席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會議，連劉少奇都感到有點吃驚……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的夫人葉群在上海見到王光美，討好地對她說：「中央就轉發過兩個女同志的檔，就是我們倆。碰巧我們又是同學。」原來早些時候中央轉發了葉群下部隊調查的一個材料。她把它當做炫耀自己的資本。可葉群的話並沒有引起王光美的好感，王光美只是覺得為黨做了一件自己應該做的事。

「桃園經驗」在全國風行的時候，王光美的政治生涯達到了頂點。但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她一步步走向低谷。

毛澤東對前一段時期「四清」運動的紮根串連、人海戰術等一些做法不滿，並認為對基層幹部的打擊面太大，提出「四清」運動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不贊成這一說法。兩位歷史偉人由此產生政見分歧……1965年1月14日，由陳伯達執筆起草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在中央工作會議正式通過。此後陳伯達在天津小站搞「四清」形成的《小站經驗》，因為更對毛澤東的胃口，開始在全國推行，取代了「桃園經驗」。再後來，「文革」爆發，「四清」運動不了了之。

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一直緊跟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什麼由此形成的「桃園經驗」又受到毛澤東的冷落和批評？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理論分歧究竟根源在哪裡？至今史學界仍然說法不一。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四清」運動的結論是：「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上世紀九〇年代，文史學家何家棟先生這樣評價「桃園經驗」：

「四清早已成為歷史，但桃園經驗卻散發著活力。王光美這份報告可以稱得上是一部真正共產黨人的調查，簡潔生動的敘事，細緻、直追真相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的精神實質，我看沒有一部能超過它的紀實作品，在當代可以作為紀律檢查部門的必讀書，還可以作為記者採訪的入門書。」

（見《南方週末精華本——真相》：《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一文）